



四大名著
聚珍版

XI YOU JI

西游 记

全

中華書局

I242.4
796-9

P1

阅 览

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

西 游 记

黄永年 黄寿成 点校



中 华 书 局

新鐫出像古本西遊證道書目錄

鍾山 黃太鴻笑蒼子

同箋評

西陵 汪象旭憺漪子

第一回

靈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脩持大道生

第二回

悟徹菩提真妙理

斷魔歸本合元神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類盡除名

鐫像古本西遊證道書

西陵 殘夢道人汪懽漪 箋評

鍾山 半非居士黃笑蒼 印正

第一回

靈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脩持大道生

懽漪子曰西遊記一書仙佛同源之書也何以知之曰卽以其書

知之彼一百回中自取經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間

心猿意馬木母金公嬰兒姍女夾脊雙關等類又無一非仗門

妙諦豈非仙佛合一者乎大抵老釋原無二道世尊曾言過正

古本西遊第一回

前 言

这部整理点校提供给读者的《西游记》，正式名称叫做《古本西游证道书》。它的原刻本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和日本的内阁文库、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台湾天一出版社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曾据日本藏本影印，只是印得不甚清晰。现在这个新印本就以影印本为底本整理点校，残缺模糊的地方用北京图书馆藏本补足，并改用简化字横排重印，使它成为一个既能保存原刻文字而又清晰可读、雅俗共赏的本子。

为什么要重印这个《古本西游证道书》？并非因为它稀罕难得，同样稀罕难得的还有好几个明刻百回本。重印《古本西游证道书》的理由是考虑到它在文字上更优于所有的明刻百回本，可以说是《西游记》演化成书后最臻成熟的一个本子。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准备借用《前言》的主要篇幅给读者介绍《西游记》的成书经过，特别是百回本出现后多种版本之间的渊源递嬗。这样不仅能让读者对这个《古本西游证道书》的地位和价值获得真切的了解，对想进而研究《西游记》、评价《西游记》的人们也会有帮助。

根据我的研究，并吸取其他学者的成果，《西游记》的成书演化应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话本阶段。

所谓“话本”，就是宋代以说故事即“说话”为业的“说话人”所用的脚本。据南宋末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和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小说讲经史”所记，南宋临安说话伎艺有“小说”、“说经”、“说参请”、“讲史书”四家^①，保存在日本大仓文化财团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成笈堂文库收藏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残本就是讲玄奘西行取经的说经话本。这两部话本都分三卷，文字基本相同，实际上是同一底本的不同刻本。民国五年罗振玉已把这两个本子分别影印，印本所附罗跋和王国维跋都认为是宋刻，其主要理由如王跋所说《诗话》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一行，据《梦粱录》卷一九所记中瓦子为南宋临安府街名，倡优剧场之所在，《梦粱录》卷一五铺席门保佑坊前有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其次即为中瓦子前诸铺，王跋认为这“中瓦子张家”就是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②。鲁迅则认为“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撰”^③。而民国十一

① 《都城纪胜》、《梦粱录》这两段文字都不甚好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二篇“宋之话本”即误读为“小说”、“说经”、“讲史书”、“合生”四家，其实“合生”和“商谜”同属别种伎艺，初不在说话之列。

② 王国维《宋槧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收入《观堂别集》卷三，罗振玉《宋槧本三藏取经诗话跋》和《宋槧本三藏取经记残本跋》后又收入《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

③ 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一三篇“宋元之拟话本”，又在《华盖集续编》的《关于三藏取经记等》和《二心集》的《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中重申其说。

年王国维撰《两浙古刊本考》，则把这《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改列于卷上“杭州府刊版”的“元杂本”项下。我大体同意《两浙古刊本考》的看法。我认为，南宋说话人在临安讲说时所用的脚本应由师徒授受传钞，用不到刊刻，只有讲说日久引起外地人兴趣时，书坊里才会把脚本刻印贩卖，以满足不能来临安聆听讲说者的需要，这是后起的事情，说在元代、最早不过南宋末年才合乎情理。何况现存的其他话本多数是元代刊刻^①，这个说经话本也不致太例外。但我对鲁迅说它“或为元人撰”这点也不能同意，因为如上所说，话本的刊刻要晚于说话人的讲说，刊刻虽在元代或南宋末年，所依据的仍必是南宋临安说话人所用的脚本，从话本里仍可看到南宋临安说话人所讲说的玄奘取经故事是什么模样。总起来说，和后来百回本《西游记》的差距是极大的。如主角仍是玄奘而不是孙悟空，玄奘还像正经的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那样称为“法师”而不叫“唐僧”。出现了“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弥猴王”，成为扶持法师西行的主力，但形象是个“白衣秀才”，而且不叫孙行者

① 现存讲史书话本中《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都字体圆劲具元建阳坊刻的风格，内封面且有“至治新刊”的明文。《五代史平话》的字体风格也与之相近。《宣和遗事》传世虽仅明清重刻，从其中所讲宋朝“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来看，显系南宋旧本经元人增改后刊刻流传。小说话本有近年在西安发现的《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从字体版式看也是元建阳坊刻。说参请话本有《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是日本旧钞本，文中“神庙”提行，“上”和“朝廷”之上都空格，似是从南宋刻本传钞，但元时坊刻书仍有沿前朝旧式提行空格的，如元刻明初印本《东京梦华录》“祖宗”上就仍空格，则这个说参请话本的原刻是宋抑元尚难论定。

而叫猴行者，所以南宋诗人刘克庄会写下“取经烦猴行者”的诗句^①。有个深沙神是沙和尚的影子，但只变化金桥送法师等过河而未跟随西行。猪八戒则连影子也没有出现。至于路途所遇磨难写得少且陋劣，除“入王母池”想偷蟠桃跟镇元观偷人参果有点渊源外，和百回本《西游记》全无相通之处。对此，最早研究《西游记》成书经过的胡适在所撰《西游记考证》中已有所论说^②。《考证》撰写时由于若干版本和文献尚未发现，难免有错误，但论述《诗话》部分仍平实可取。

二

第二个阶段应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后到百回本《西游记》出现之前，即元代中期到明代前期，为时二百年光景。

在胡适写考证时，这个阶段的《西游记》文献几乎是空白，所以胡适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颇想乞灵于戏曲。但戏曲和小说虽有关系却并非同一系统的东西，常会脱离小说而胡乱编造。何况现存的《西游记杂剧》只有明万历四十二年刊刻的杨东来评本，它是否就是天一阁藏明钞本《录鬼簿续编》中著录的明初人杨暹（字景贤）所撰《西游记》，尚成问题。有人怀疑它是杨东来本人根据当时已流行的百回本《西游记》所撰写，因而所演情节虽简略却和百回本无大出入^③。另外天一阁藏明钞本《录鬼簿》卷上著录元人吴昌龄所

① 《后村大全集》卷四三《释老》十首之四。

② 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③ 赵聪曾有此说，见所撰《中国五大小说之研究》“西游记”篇，一九八〇年台北时报出版公司本。

撰杂剧中有《西天取经》一种，题目正名作“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但据郑思肖入元后撰《心史》在“大义略叙”中说：“回回事佛，创叫佛楼甚高峻，时有一人发重誓，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则“东楼叫佛”之“佛”实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不知缘何和“西天取经”扯到一起？其故事情节看上去不会比第一阶段的说经话本有多大进展。

真能透露第二阶段演化真相的，是三十年代初从残存《永乐大典》中所发现的《西游记》小说片断^①。它在《大典》卷一三一三九“送”字韵的“梦”字头中，大字标题“梦斩泾河龙”，小字正文开头所标书名正是“西游记”三字。文中“玉帝差魏征斩龙”这句话和上下文不相衔接，当和话本那样是原来就有的小标题；斩龙后有“正唤作魏征梦斩泾河龙”的句子，也是话本中常见的用语。但全文已有一千二百多字，故事细节上已和百回本中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以及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的前半部分相近似，仅半文半白这点和百回本相比较还显得欠成熟。这说明取经话本以后到百回本出现之前确已产生过过渡性的《西游记》小说，而且时代必在明成祖纂修《永乐大典》之前即明初或元代中后期。不足之处是仅存这么一个在百回本中无关紧要的魏征斩龙情节。此外讲点什么，和百回本的主要情节有何异同，直到近年从朝鲜的《朴通事谚解》里发现了新资料才得解决。

《朴通事谚解》是朝鲜肃宗三年（清康熙十六年）刊行的汉语教

^① 开始提到此发现的文章似是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收入所撰《徇傕集》，一九三四年生活书店本，今又编入一九八三年三联书店本《西谛书话》。

科书，一九四三年日本已付影印。据日本学人太田辰夫考证，它是用崔世珍的《朴通事》和《朴通事集览》即《老朴集览》合编而成。再据《朴通事》中有步虚和尚在燕京永宁寺说法的记载，可推定其成书当稍后于元顺帝至正七年；而《老朴集览》中虽有“永乐中于北平肇建北京为行在所，正统中以北京为京师”的语句，所引中国书却都是元人著作；因而《朴通事谚解》中引用的《西游记》也应是元代后期、最迟也是明代初年的作品^①，和《永乐大典》所引用的《西游记》是同一个东西。《朴通事谚解》正文中讲到《西游记》的主要有两处。一处说：“‘我两个部前买文书去来。’‘买甚么文书去？’‘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要怎么那一等平话？’‘《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可见这部《西游记》在当时已颇为流行。再一处文字更长，是讲车迟国王信用“一个先生^②，唤伯眼，外名唤烧金子道人^③”，“使黑心要灭佛教”，孙行者和他以及他徒弟唤鹿皮的斗法，结果鹿皮被烧死在油锅里，伯眼比赛割头被孙行者变大黑狗把头拖去，“元来是一个虎精”，这又是百回本《西游记》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回车迟国除虎力、鹿力、羊力三大仙故事的前身。还有七条说《西游记》如何如何的小注。其中一条讲观音动员唐僧去西天取经。两条讲齐天大圣闹天宫被二郎神擒获压入花果山石

① 以上均详太田辰夫《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考》，收入所著《西游记の研究》，一九八四年日本研文出版本。《朴通事谚解》正文和小注里引用的《西游记》也已全部写录在太田此文里。

② “先生”是元代对道教徒的专称。

③ “烧金子道人”，即弄点金术的道人，南宋时已有此称呼，见洪迈《夷坚志》支甲卷九《宋道人》条、支乙卷九《王瑜杀妾》条。

缝,唐僧西行时把他救出“以为徒弟,赐法名悟空,改号为孙行者,与沙和尚及黑猪精朱八戒偕往,在路降妖去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法师到西天受经三藏东还,法师证果栴坛佛如来,孙行者证果大力王菩萨,朱八戒证果香华会上净坛使者”。再一条讲西行路上的磨难,说“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详见《西游记》”。所有这些,都说明这部元末明初的《西游记》小说已十分近似后来的百回本,百回本只是以它为底本重新调整充实加工改写而成。过去认为百回本出于某个人的凭空创作,并把创作者捧得如何高明如何伟大的传统观念,看来需要改变。

三

现在再讲第三个阶段,即明百回本《西游记》出现并风行的阶段,大体从明嘉靖中前期到明末,为时一百年多一点。

这个阶段和前两阶段不一样,前两阶段研究起来常嫌文献少,这第三阶段却难在本子太多。要弄清楚这些本子的关系,需要分两条线索来清理。

(一)

第一条线索是所谓简本和繁本的问题。原来这时除百回本外,在万历年间还出现过两个简本。一个是题为齐云阳至和编、天水赵毓真校、芝潭朱苍岭刊的《新镌三藏出身全传》四卷本,上图下

文,文半页十行、行十九字,有孤本藏英国牛津,台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已影印,又有清道光十年刻《绣像四游记全传》本,改大题为《绣像西游记》,编者也改作杨致和,一九八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有标点本,研究《西游记》者通称之为杨本。另一个是题为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书林莲台刘永茂绣梓的《鼎楔全相唐三藏西游传》十卷本,上图下文,文半页十行、行十七字,内封面作“《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有几卷的卷首或卷尾又作“《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或误作“《释尼传》”,日本慈眼堂和我国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杨本合册的标点本,《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和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两种影印本,研究者通称之为朱本。这朱本全文约十三万字,杨本更少只有七万多字,和八十万字的明百回本相比较人们就称之为简本,而百回本成为繁本。是先有百回繁本,删繁就简而出现杨本、朱本,还是先有杨、朱简本,再在简本的基础上大事增饰而成为百回繁本?这是研究繁本、简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是简本中杨本和朱本有无渊源递嬗关系,如果有,是朱本因袭杨本,还是杨本因袭朱本?

对第一个问题最早提出看法的是鲁迅,他认为先有杨本,百回本是依据杨本扩大改写的^①。胡适《跋四游记本西游记传》则认为先有百回本,杨本是百回本的删节本^②。以后见到朱本的孙楷第和郑振铎也都认为简本是据百回本删节^③,鲁迅也转而赞同郑

① 《中国小说史略》第一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

② 收入《胡适论学近著》,后台湾印本改称《胡适文存四集》。

③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鼎楔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条,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说^①。但近年又有人重翻旧案,主张简本不是删节本而是百回本之所从出^②。为此,我在一九八四年撰写论文《重论西游记的简本》^③,再一次论证简本只能是百回本的删节改写本。我提出的证据是:

一、百回本里的诗篇诗句一般都能押韵、调平仄,而且写得通顺。杨、朱两简本里的诗篇则有的押韵、调平仄且通顺,有的不懂平仄、不押韵且鄙俚不通;而凡押韵、调平仄、通顺的都同样见于百回本,不通、不押韵、不懂平仄的都不见于百回本而为两个简本所仅有。如果先有简本,其中的诗篇都为简本撰写者所创作,那怎么可能一时会押韵、调平仄、写得通顺,一时又变得不懂平仄、不会押韵且写不通?因此只能说百回本在先,简本是在钞节百回本,而钞节者文理不通、不会做诗又偏要自作聪明,于是在抄袭了百回本通顺诗篇的同时,又加上一些自己撰写的押韵、不调平仄的恶诗。也许有人会说,有没有可能简本是由两位作者所编写,一位会做诗,一位不会,才出现了上面所说一时通、一时不通的怪现象。那就请再看一种更奇怪的现象,即简本中还有一些诗是有几句通、有几句不通。如杨本“猴王勒宝勾簿”收场诗:“修仙得道孙悟空,勒取宝贝闹龙宫,手持铁棒打幽府,名列仙班宝篆中。”前三句鄙俚,且平仄不调,只有结句工稳。如果是创作,是两位作者在合作,那会做诗的为什么不把全篇改得工稳些呢?查对百回本就清楚了,

①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② 如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全像华光天王南游志传”条和附录“跋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朱、杨本所附陈新《整理后记》,即均主此说。

③ 后收入一九八七年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二辑。

百回本第三回本作“正是那：高迁上品天仙位，名列云班宝篆中”^①。这只有一个可能，即杨本作者袭取了百回本这里的后一句，又凑上前三句足成这首收场诗。又如杨本、朱本“唐三藏收妖过黑河”的收场诗：“鼉龙英雄今朝毕，水神自此镇黑波。神僧有救朝西域，彻地无波过此河。”这是后两句像样，前两句平仄不调。查对百回本，四十三回只作“这正是：神僧有救朝西域，彻地无波过黑河”。这平仄不调的前两句又是简本在杂凑。诗是如此，是简本在钞袭百回繁本，那百回繁本先出、简本是其派生物就已无疑问。

二、简本讲述的情节有好几处漏洞，也都是简本钞节百回繁本的明证：

(一)杨本、朱本在“唐三藏收伏猪八戒”末后都作：“唐僧拍马加鞭，师徒上山顶而去。话分两头，又听下回分解。”接着是“道路已难行，巖崖见险谷。前面黑松林，虎豹皆作御。野猪挑担子，水怪前头遇。多年老石猴，那里怀嗔怒。你问那相识，他知西去路”十句诗。再接下去是“行者闻言冷笑，那禅师化为金光，径上乌窠而去，長老往上拜谢”几句话。查对百回本十九回，在“道路已难行”这首诗之前有一大段唐僧师徒会见鸟巢禅师并由禅师传授《多心经》的故事，这首诗也由禅师口述，且多至二十二句。很明显简本在这里是用百回本节录改写，节录时漏掉了会见鸟巢禅师的故事，以致下文“那禅师化为金光”云云使人读了有不知所指之感。当年胡适在《跋四游记本西游记传》里已发现了这个脱节，指出这是杨本节录百回本的“铁证”。而郑振铎转不信服，在《西游记的演化》里说这个脱节是翻刻本造成的，是杨本原刻流传下来缺失了半页或一二页，翻刻时无

^① 为方便起见，这里引用的百回本文字都据明万历世德堂本。

他本可据补就把上下文连结起来刊刻，并说他曾见过一部会见鸟巢禅师等文字俱在的旧钞杨本，因而认为胡适的“铁证”不能成立。其实不能成立的倒是郑振铎的这个反驳，因为这个脱节不仅杨本里有，朱本里也同样有，朱本“三藏收伏猪八戒”里的这段文字除诗句有个别异同外，和杨本别无出入，足见这个脱节决不能诿罪于杨本原刻有什么缺页。而且现在杨本原刻已经影印，上面这段文字在第二卷的第廿九至三十页，“道路已难行”的诗则正跨廿九、三十两页之间，中间根本不存在缺页的痕迹。至于郑振铎所说有会见鸟巢禅师文字的本子其实并不难见到，一九五六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解放前出版的石印小字本，同时也参考了一两种排印本”排印的《四游记》中的《西游记》就是这种本子^①。“唐僧拍马加鞭，师徒上山顶而去。话分两头，又听下面分解”在这个本子里变成了“忽见山半空中，立着一个老僧，扶着杖，口中作歌道”；所作歌即诗句中不易懂的“虎豹皆作御”也变成了“虎豹皆咆哮”。这显然都系清人重刻《四游记》时所修改，想用它来推翻“铁证”岂非徒劳！

(二)再有一个证据也是胡适在《跋四游记本西游记传》里提出来的，即百回本五十九回到六十一回路阻火焰山三调芭蕉扇的大段情节在杨本“显圣郎弥勒佛收妖”中被改写成一百几十字，和牛魔王的反复战斗变成了“不觉魔王抵家，闻得行者拐去扇子，星忙赶至中途，多得天神地祇助功，得了扇子，搨开火焰山”几句话。因此胡适说：“明眼的读者，这是阳本（案即杨本）硬删吴本（即百回

^① 一九八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用古典文学出版社纸型的修订印本基本上无大改动。同年北方文艺出版社“据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并参照多家版本加以校勘”的横排简化字本其实也只是同样的本子。

本)呢?还是吴本从‘多得天神地祇助功’一句子造出几万字的妙文呢?如果还有人信后一说,我要请问,阳本前面(三十二回,案即杨本“三藏收妖过黑河”中收伏红孩儿的故事)已明说红孩儿是牛魔王的儿子,何以到了后文仇人相见,又不写牛魔王要报儿子的仇恨?”这也问得很有道理。而且朱本“孙行者被猕猴紊乱”里所讲过火焰山的文字也和上述杨本相同,不能用缺页之类的话头来搪塞。

(三)另外我还从杨本里找到一个漏洞,即“唐僧收伏沙悟净”里说观音把红葫芦交给惠岸,叫沙悟净“取向日骷髅按九宫布列,把葫芦放在当中,就是法船一只,渡唐僧过河”,惠岸如法炮制,把唐僧师徒送过河后,“骷髅化作九股英风,寂然不见”。骷髅为什么要化作“九股”英风呢?为什么可以按“九宫”布列呢?在杨本里没有交代,在前面“观音路降众妖”里提到骷髅来历时也只借悟净之口说:“前日几个取经人被我吃了,骷髅浮在水面不沉,我视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戏耍。”并没有提到“九”字。查对百回本第八回,沙悟净的话原来是这样说的:“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唯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起,闲时拿来玩耍。”杨本作者在删节时把“唯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等句子认为无关紧要而省略,以致出现前面只说“几个”后面却来“九宫”、“九股”互不照应的漏洞。反之,如果杨本先出,不是根据百回本删节,而是自己作出用九个不沉骷髅渡河的构思,那就不致有前面不点清“九个”而只说“几个”的怪事。

三、我在论文里还引用过主张简本为删节本的孙楷第的一段议论,即“统观〔朱本〕全书,与明诸百回本比,除陈光蕊事此有彼无外,余仅繁简之异,西行诸难,前后节次,以及精怪名

称，故事关目，无一不同。倘是祖本，焉能若是！余所见旧本小说，如元本《武王伐纣书》为《封神演义》祖本，元本《三国志平话》为《三国演义》祖本，……其规模节次，虽大致相同，而称谓情节，则不无乖隔。《三国》演史事，其人物事迹有书可证，通于众人，难以变换，然以《三国演义》校《平话》，其参差处亦至足惊异。下之冯梦龙《新列国志》之于余邵鱼《列国志》，冯梦龙《新平妖传》之于罗贯中《平妖传》，亦移步换形，面目全非。由十卷〔朱本〕《西游传》之仅存崖略，语意不完者，扩大充实而为百回之《西游记》，乃其关目情节以及名称无一不同，宁非异事！夫唯删繁就简可无变更；由简入繁乃欲丝毫不变原本，在理为不必要，在事为不可能。故余疑此朱鼎臣本为简本，且自……百回本出。……如余所疑不误，则后之《四游传》中之《西游记》亦此系统之书，同为节本”^①。我认为这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在这里我还可作一点补充，即前面所说真正早于百回本在元末明初出现、并为《永乐大典》和《朴通事谚解》引用的《西游记》，其关目情节尽管已十分近似百回本，但仍有很多出入。说明孙楷第“由简入繁乃欲丝毫不变原本为不可能”，“夫唯删繁就简可无变更”的说法确可视为衡量是否删节本的一个准则。用这个准则来断定杨、朱简本之源出百回繁本是绝对错不了的。

弄清了简本只是用百回本删节改写，可以进而解决简本中杨本和朱本有无渊源递嬗关系。有关系是肯定的，因为杨本和朱本很多地方文字完全相同，甚至删节百回本时所出的漏洞也相同，如前面举出的鸟巢禅师和牛魔王两处就是如此。问题是杨本和朱本

^①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鼎鍤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条。